

父亲节专刊

父爱如山

李玉华

人们常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所以大多数女儿和父亲关系都很好,而和母亲却可能不对眼。或许真是的,自小,我就喜欢和父亲撒娇,和父亲相处也总是那么快乐和融洽。

其实,刚出生的我,并不让盼子心切的父亲高兴,直到我出生后三天,父亲才看我第一眼。而恰在此时,我笑了。这可能就是父女的缘分,而父亲的一切不喜欢立时就烟消云散。

依稀记得童年的老宅在黄河大堤下,门前是一个很大的水湾。幼时的我任性,冬日的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水湾上溜冰,家人对我这个“爱好”极其不耐烦,而父亲却用小凳推我在冰上转来转去,乐此不疲。

退伍回来的父亲一直有早起锻炼的习惯,很多个清晨,父亲把我从被窝中扯起,和我在大堤上跑步。父亲轻松自如,而我拼命奔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总是追不上父亲,那时的父亲身强体健,就像是一座大山。

小学五年级,我到离家较远的镇上读书了,父亲对他的

么女儿总是放心不下,每次上学都送我一程又一程,直到望见学校门才肯回返。中专时期,我的依赖性还是那样强,还是那样的想念父亲和家。第一次父母来校看我,见了母亲我没有多少感觉,见了父亲却哭得不行了,对于父亲我有太多的依恋。

但是儿女总要长大,有一天,我有自己的世界和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父亲的言语再也听不进去了……

父亲,我一直想说我错了。可是,我想用歌词写出我的心声: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人生难免苦痛挣扎,或许伤心流泪,或许黯然心碎,这是成长的代价。

现在的父亲已七十多岁,岁月的犁耙是如此犀利,曾记在大堤上与我奔跑的父亲仿佛是昨天的事,而如今父亲却已是行动迟缓,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我们匆忙的履历中,在我们忙碌的工作中,父亲老了。

我希望父亲年轻,希望父亲健康,这是多么奢望的乞求啊。我们不能留驻岁月,也不能留驻时光。

父亲……



父亲的照片。(作者提供)



“科信达杯·最美济阳”摄影大赛参赛作品《脊梁》。杨红 摄

泪洒父亲节

冉庆亮

那天中午,女儿递我一个礼品袋说,爸爸,父亲节就要到了,给你买了一身衣服,你试试合适不?许是条件反射,蓦地,我脑袋嗡的一声,父亲就浮现脑海了。鼻子一酸,泪水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其实,这已是第十次泪洒父亲节了。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而父亲节给父亲过节,却没有父亲了,能不特别伤心,更加怀念吗?

父亲壮年时,我们兄弟四个就商量给父亲过节,谁料,父亲笑着摆摆手说,爹又不老不小的,过啥父亲节啊?咱乡下不兴,不兴!

父亲80岁那年,哥说,兄弟们,咱们平时无论多孝顺,今年这个父亲节,不管父亲愿意不愿意,咱一定得给他过。说不好听的,父亲还能再活80岁吗?说着话,母亲进屋了,话虽戛然而止,她还是听到了,并传达给了父亲。父亲就对哥说,我知道你们孝顺,这父亲节不过,我不缺吃不少穿的,比过去的乡干部生活好多了,天天在过节,你们团团结结的,都混得挺好,人人

都看得起,我比过节还高兴。

然而,又过了五年,也就是2004年的父亲节,哥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要我回家一趟,我心一惊,就问父亲身体咋样?毕竟85岁的人了嘛!哥听罢就“嘿嘿”笑了,说你想哪去了,父亲是让咱们给他过父亲节呢。我这才深深舒了一口气。

回家自然是给父亲带一份礼物,还捎带了好烟好酒。桌上已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我就拿出了泸州老窖。可父亲摇摇头说,知道那是好酒,不喝,不喝,你还是尝尝你表哥自酿的小米酒吧,味正,香甜,不上头不伤腿。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还蕴含浓浓乡情亲情。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悟性高。一席话把我们弟兄的酒兴掀得潮滚浪涌。我们分别给父亲敬酒,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父亲只稍稍抿一小口,也不怎么吃菜。

菜过五味,酒至浓尖,父亲说话了。他说,过去我说的不少,我虽年龄大了,但我还得给你们提个醒,你们都给我长劲。无论做啥事,想想对得起党吧?对得起人民吧?对得起自己良心吧?离开这根绳子坚决别做!

老大你带一帮人搞建筑,人命关天啊,千万马虎不得。还有,跟着你的那帮人,要关怀到位,工资奖金及时发足,坚决别拖欠。不然,人家会戳你脊梁骨!

我排行老二,父亲接着对我说。老二,你是党员,还当了个“小萝卜头”,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进了村庄要下车,乡里乡亲的,别大大咧咧看不起人。父亲又说,你在外面结交人多,花钱别大手大脚,作风歪头歪脑的。千万要记住,别贪别占,更不能伸手。

离别,父亲将土鸡,新鲜蔬菜装了大包小包,让小弟给我放到车上。

我当时没说啥,但心里还是打鼓:“给您来过节呢,结果挨顿教训。”

谁料,过了几个月,也就是9月24日,父亲突发心脏病,离开了我们。在恸哭呼唤父亲时,我恍然大悟,父亲的父亲节,是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笔珍贵的遗产,看似批评,字字句句里却是对儿子浓浓的情和深深的爱啊!

父亲离开的日子,全村乡亲都为他送行,人群里有位老者含着泪说:这老人头儿,最知

感恩,一辈子坚定不移跟党走。

父亲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最壮丽的解放事业,寸步不离跟党南征北战,英勇杀敌,火线入党。复员回村后,担任过村支书、村长、治保主任等,直到退休。无论任何职,始终尽职尽责,风里雨里,为集体和村民奔忙。当身体受到伤害时,父亲也总以慈善相向,村里有位青年有个小偷小摸的习惯,一次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他,他抡起拳头就打了我。后来其母亲带他登门道了歉。我们弟兄几个主张先揍他一顿,然后以偷盗、打人罪状告他。可是父亲说,他已认识到错误了,就放他一马吧。

后来我跟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说他还年轻,应以教育为主,我怎会同他一般见识呢。更重要的是,别那么小肚鸡肠,事要往远里想,路要往宽里走,他把路走窄了,走短了,难道我们也要学他不成?

以后的岁月里,我谨记着父亲的这句话——路要往宽里走。是啊,有了这样豁达宽容的胸襟,视野里,当所有的仇人都成了朋友的时候,余下的人生路该多好走啊。

今夜,不关机

杜秀香

异乡的清晨,醒来。昨夜,父亲竟入了我异乡的梦,与我相逢在生死之外。睁开眼睛,恍然梦境未去,片刻的恍惚,片刻的迷茫,片刻的惆怅,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

侧耳倾听,手机安安静静没有半点响动,心,顿时安然而又安静。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睡觉,不再关机。手机成了替我守夜的卫士,彻夜不眠,静守着夜夜的时光,静候着随时传递消息。耳朵,也替心醒着,侧耳倾听着手机的一举一动。

那一天,那一天黎明时分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的梦,也惊醒了我的人生。

那一天,从黎明到夜晚,那么漫长,那么难熬,那么艰难,那么迟缓,以至于我想起来都忘了很多细节。是的,那一天,很多的时间段,想来,都是空白,怎么想都是茫然一片。我的心,不敢去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与悲伤;不敢去想父亲苦苦挣扎和求生的欲望;不敢去想分秒中一点点流逝的希望;不敢回想母亲颓然坐下后呆滞的神情和绝望的眼光;不敢去看姐姐抓着父亲的手泪如雨下的哀恸和凄凉。我的记忆,不敢去回想他渐渐昏迷的神情;不敢去望他再也睁不开的眼睛;不敢碰触他越来越冰冷的手。所以,我都忘记了,不记得了很多细枝末节。心,选择了逃避;记忆,选择了遗忘。

只是,那一天黎明的铃声,在我耳边一直回响,盈盈绕耳,绵绵不绝。

从此,不敢看任何关于死亡的文字。不敢,因为,心,依旧在想念;记忆,固执地徘徊。

之前,也曾面对死亡,却从未如此悲伤。自小,鬼怪神奇的故事听得多了,总觉得死亡隔着人世,引不起恐慌。再说,就算肉体消融,还有魂魄相依,总不至于太过孤单和凄凉。

有时,我会想:死亡是什么?一缕呼吸,前尘,旧梦;前世,今生;天人,永隔;竟会让人如此的悲痛和难忘。

父亲去后,母亲如失去依附的菟丝花般几近枯萎,我和姐姐成了她的大树。她不识字,可她如小学生般一笔一划地把我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随时,我们的电话铃声都会响起。没什么事,只为闲话几句家常;只为听到我们的声音;只为知道不在她身边的我们安然无恙。偶尔,接不到电话,她便疯了般全世界打电话,制造一场莫须有的恐慌。直到听到我们的声音,直到我们再三解释,确认无恙,她才会安心地过下面的日子,安心地继续看时光缓缓流淌。偶尔远行,她的电话更是不分昼夜,不分晨昏,不分时辰地步步追随。儿时,我们偶尔顽皮寻不见,她从未如此慌张,因为那时,她有父亲。如今,她只有我们。

从此,不再关机。每天的每时每刻,我都要确定手机是开着的。每晚睡前,我更是小心翼翼地查看手机是否有电,会不会精神不济,会不会不小心睡着……我在等待。等待那个深怕来到,不愿想到,不能提起,最终,却都会响起的电话。

今夜,不关机。只是为了爱,为了等待。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y@163.com qq群: 229717843。